

十駕齋養新錄

冊五

— 100 —

100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十五

錢大昕學

商己孫敦

海鹽張徵君燕昌以所藏商敦出示蓋與器各有文其蓋文云己孫丁其器文云孫己丁攷薛氏鐘鼎款識第五卷載商器有己孫敦上爲己孫下爲孫己南豐曾氏所藏也又有己丁敦蓋曰孫己丁器曰己孫丁不言何人所藏此敦文上己孫下孫己正與曾氏己孫敦同而曾本少丁字或南豐摹此銘時偶失之耳其所云己丁敦銘六字與此敦恰同而上下文互易竊意薛氏所載二敦本卽一器曾所摹偶失丁字而別本所記蓋器之文倒易或轉寫之誤歟薛氏謂商之君有以己爲號者有以丁爲號者然不應併銘其器則己丁者當是其享祀之日予謂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則丁爲祭日無疑己或在孫上或在孫下當是其孫之號薛氏所言固先得我心而已言其人丁言其日恐宜分別觀之

睢陵家丞印

翁氏兩漢金石記載此印文云睢陵家丞無印字漢郡國志睢陵不言侯國翁亦疑而未決予攷晉書王祥封睢陵公公國有家丞一人則此印必是晉時物

晉率善倭印

海鹽黃錫蕃椒升得古銅印駝鈕文曰晉率善倭伯長訪諸摹印家莫知倭爲何義昨訪予吳門以此印出示予謂倭必南蠻部族之稱攷後漢書板楯蠻傳殺人者得以倭錢贖之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倭蠻夷贖罪貨也予謂錢已足貨何必更言倭據下文云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入寶錢口四十則寶與倭皆蠻部落之號徵寶錢以代租賦徵倭錢以贖罪其義一也章懷以倭爲贖貨之名蓋失其旨得此印證之益明白矣

唐東都尚書兵部印

魏華父跋游景仁所藏裴紹業告云所用印以東都尚書兵部之印爲文印文自尚之二字外率於篆法不合

南漢銅鐘題字

南康謝蘊山巡撫廣西好搜訪金石文字撰粵西金石略十五卷刻甫成而歿于官舍故流傳頗少所載南漢銅鐘款識二通皆完好可喜一在蒼梧縣光孝寺其文云維大漢乾和十六年太歲戊午閏六月庚辰朔十六日乙未弟子萬華宮使桂州管內招討使特進行內侍上柱國吳懷恩鑄造鴻鐘一口重五百勛置於梧州雲蓋山感報寺永充供養上資當今皇帝龍圖永固聖壽萬春謹記一在賀縣三乘寺其文云維大漢大寶四年歲次辛酉九月辛酉朔二十五日乙酉鑄造銅鐘一口重一千五百勛於乾亨寺永充供養四面列名者凡數百人文多不載攷乾和爲南漢主劉晟之紀年晟以十六年八月殂而子鋹嗣之改元大寶卽戊午歲也自戊午至辛酉恰四年與鐘文合蘊山云戊午歲爲周世宗顯德五年薛史及通鑑是年閏七月而此云閏六月是置閏差一月也辛酉歲爲宋太祖建隆二年其九月壬戌朔而此云辛酉是朔亦差一日也

宋金官印

汪秀峯收得宋金官印各一摹其文貽予其一曰恩州饒陽鎮酒稅務記大觀

三年二月少府監鑄攷宋史百官志少府監掌鑄牌印諸記其屬有鑄印篆文官二人是鑄印爲少府專職元豐九域志恩州武城縣有饒陽鎮宋時州縣酒稅務或置於城內或置鄉鎮設監稅務官一人主之所謂監當官也其一曰提控所葉字印興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興定者金宣宗年號其時中都陷沒南遷於汴故有行宮禮部之稱金史百官志屢見提控字却未有以提控所爲專署者葉字亦不知何義當取周興嗣千字文編號耳

海寧吳槎客得宋印長二寸三分廣二寸二分厚六分柱紐高一寸一分重十二兩其文云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凡九字紐之左右刻端拱二年四月鑄凡七字按宋史兵志拱聖指揮二十一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蓋拱聖爲殿前司所屬禁軍之一志云指揮二十一此稱拱聖下十都虞候豈每指揮下皆有都虞候而此印爲第十指揮下之都虞候所用乎大興翁宜泉得宋印文云壯勇第一指揮第五都朱記淳化四年九月鑄其書壯作𠄎不合六書正體予壻瞿鏡濤以宋志攷之

云壯勇宋初禁軍隸侍衛司以招獲羣盜配近京徒役者拔立咸平以後遞有增補舊止三指揮至熙寧中始增至七此印鑄於淳化四年蓋禁軍壯勇營第一指揮下之第五都也宋軍制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設指揮使一員其下別爲五都每都馬軍設軍使一員副兵馬使一員步軍設都頭一員副都頭一員此朱記殆軍使都頭所用數

翁宜泉有舊印一篆文不甚可辨似是旁差官印四字背文無年月但云宜差襄陽唐鄧軍稞稅所成造左側有土字號三字案宋官各有宜差無宜差金元皆有宜差但金印當有年號而此無之是必元初物矣

日字銅牌

仁和姜怡亭寧示予銅牌拓本長五寸許寬不及二寸上有穿其一面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下有印篆文

文云左右宿直將軍司印

其一面中刻奉御二字左刻得入第

壹重門六字右刻日字第三十二號七字字較小最下刻從人牌子四字二行予審定以爲金時物金之奉御皆世家子弟爲之出入禁省號爲近侍此牌則

奉御之從人所帶僅得入第壹重門而已金史百官志左右宿直將軍從五品掌總領親軍凡宮城諸門衛禁并行從宿衛之事又云奉御十六人舊名入寢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然則此牌當給於大定以後也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

元常德路鑄造祭器題字正書四行其文云常德路達魯花赤哈珊黑黑鑄造祭器壹伯貳拾玖件奉王命也永昌路西涼州儒學永寶之泰定甲子四月吉日誌按元史地理志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宮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涼府爲州隸焉永昌路屬甘肅行省而常德路屬湖廣行省本不相統此西涼州之祭器乃常德守臣奉永昌王命鑄造非常例也諸王表不載永昌王名號唯世祖紀至元九年十一月諸王只必帖木兒築新城成賜名永昌府然則志所云永昌王者只必帖木兒也只必帖木兒爲太宗第二子闊端太子之子見於宗室世系表然

自至元九年壬申至泰定甲子相距已五十二載其時嗣永昌王者不知何人
史家漏略無它文可證矣食貨志闕端太子位至元十八年分撥江南戶鈔常
德路四萬七千七百餘戶是常德爲永昌王分地故有奉王命鑄祭器之事

甘露寺銅鐘

北固山甘露寺有銅鐘一口元至正九年所鑄周遭刻心經一部下方列鎮江
路達魯花赤馬速忽鎮江路總管李世安鎮江路上萬戶府達魯花赤永安名
攷鎮江府志題名失書馬速忽永安二人又誤以世安爲達魯花赤不知世安
漢人不當爲達魯花赤也

豹字牌

瞿子鏡濤於元妙觀市得銅牌上有穿兩面有文正面隱起作豹像橫刻豹字
捌伯肆拾柒號凡八字背面文六行云隨駕養豹官軍勇士懸帶此牌無牌者
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不署年月予按明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十
一月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所懸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面二十四字凡守衛

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一面守衛二字與此牌文字大略相同則知此牌亦明時物蓋正德閒勅立豹房守衛軍士所帶耳海寧吳騫槎客亦得一枚其面文云豹字陸伯拾號背文形製並同

禮器碑

漢韓敕造禮器碑顏育空桑洪氏隸釋引伊尹生空桑以爲不經之甚予謂空桑者窮桑也左氏昭廿九年傳遂濟窮桑注窮桑少皞之號也窮桑地在魯北定四年封於少皞之虛注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顏母生于曲阜卽少昊之虛故稱空桑空窮古書通用洪譏其不經殆未攷左傳耳

析里橋郝閣頌

析里橋郝閣頌洪氏婁氏俱言碑在興州卽今漢中府之略陽縣也漢之略陽縣屬天水郡今縣則南宋開禧三年改順政置相去幾及千里名雖同而地則異矣歐陽棐集古錄目以爲仇紉書紉字子長墨丁人趙岫石墨鐫華謂是蔡邕書特以字體與夏承碑相似妄意之然夏碑之出中郎手亦無確據

廣川書跋云郇閣頌醴散關之嶰瀑徙朝陽之平慘瀑當作濕慘當作燥醴當作易楊用修取濕燥之說更以嶰爲潮以醴爲釋顧氏金石文字記亦取楊說予謂醴之爲釋以司隸楊孟文及緜陽令楊君碑證之固可信矣洪氏隸釋載此碑本作嶰瀑無嶰字今略陽縣有此碑雖是重刊之本而此二語點畫分明是嶰非嶰唯歐陽集古錄誤讀爲嶰用修未見石本故承其誤耳嶰與平對瀑與燥對於義亦無可疑

下句徙朝陽之平燥徙亦誤字石本作從

郃陽令曹全碑

碑有收養季祖母之語或云季祖母卽庶祖母竊謂古人稱父之少弟曰季父則祖之少弟亦可云季祖矣季祖母猶今人稱叔祖母歟漢書地理志巴郡有胸忍縣師古音胸爲劬而廣韻謂漢胸認縣名在巴東郡地下濕多胸認蟲音蠹閨徐氏校說文亦取其說于肉部附胸認二文此碑出於後漢文云高祖父敏巴郡胸忍令字畫分明胸認蟲亦不載于爾雅則知無稽之談不可信矣

蜀石闕

蜀侍中楊公闕見于牛運震金石圖云在梓潼縣隸體頗似漢人予謂是褚峻
僞作蓋昭烈父子建號成都稱漢不稱蜀卽李氏據蜀前稱成後稱漢亦未以
蜀爲國號唯唐末王建孟知祥始自稱蜀耳此闕旣不似唐以後款式何得有
蜀之名乎作僞心勞自露破綻不必論書法之工拙也

楊紹買地券

周密癸辛雜識云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
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及觀元遺山續夷
堅志載曲陽燕川青陽垧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時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頃歲山陰童二如游洛陽得石刻一方其文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邱
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爲證四
時爲任太康五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薊民有私約如律卽律字令蓋晉時所刻
乃知人家營葬向土公買地其說相承已久不始於唐世惜乎遺山草窗兩公

未得此異聞也

馮本紀孝碑

高陵縣有唐馮府君碑題云大唐故亳州錄事參軍上騎都尉馬府君紀孝之碑正議大夫□□□書少□□□朝隱撰嗣子銀青光祿大夫留直昭文館上柱國長樂縣開國男敦直書府君諱本字□□長樂信都人也以咸亨四年卒先天元年樹碑碑已中斷損五十餘字顧氏金石文字記前載亳州錄事參軍殘碑後載馮本殘碑分系于咸亨先天之世蓋得兩段拓本而不悟其爲一石也唐書文藝傳有閻朝隱先天中爲祕書少監此碑結銜有書少二字可辨祕字亦存其半知爲閻朝隱撰矣

茹守福墓誌

茹姓始見于南北朝不知其氏族所出今紹興多茹氏予同年三樵郡丞名敦和績學能古文予嘗問其族氏答云未詳恐卽如之別體魏有如淳注漢書而未有宅證也頃見唐人墓誌題云大唐故朝散大夫宮苑總監上柱國茹府君

墓誌文稱君諱守福京兆人也蓋周之遺苗鄭之遠裔也昔六國分峙茹姬爲魏后之妃七雄並爭茹耳爲韓王之相乃信茹如果一字碑立于開元十一年唐人多明譜學良足徵信惜乎三樵已逝未得相與論定也左氏傳鄭有公子班字子如見成十年鄭公族多以王父字爲氏故知如姓出於鄭廣韻如姓但舉馮翊如淳而不云出自姬姓茹字下但舉虜復姓普陋茹不及漢姓斯爲闕漏矣守福卒于開元十一年八月誌云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蓋用絳縣紀年之法其壽當不盈五十也

北嶽神廟碑

崔鑲書北嶽神廟碑金石文字記不得其年月乾隆庚戌秋予游曲陽謁嶽廟摩挲碑陰後題大唐□□□三年歲次乙亥閏十一月壬午朔廿二日癸卯蓋開元廿三年也又王知新書修北嶽廟碑金石文字記亦無年月此碑上截已斷題額無存而未行歲在丙子十月癸亥朔數字尙可辨其時唐亡已十年矣王處直爲易定節度使與河東爲唇齒當仍稱天祐十三年矣亭林嘗親到碑

所自言倉卒求梯不得止就下方讀之宜不及細審也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李秀碑世所傳者唯順天府學文信國祠斷石二片孫承澤言萬曆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室砌之壁閒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曆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今文信國祠中石卽少京兆署之二礎也嘉慶元年予從吳縣蔣上舍元城齋假得未斷本兩冊尙存八百餘字神采煥然洵希世之珍但經裝界之後顛倒錯亂不能尋其句讀而碑首唐故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遼十六字後題天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字尙完好

諸暨令郭密之詩

郭密之五言詩二篇一題口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天寶八載冬仲月勒一題永嘉懷古不見年月皆刻于青田之石門洞崖壁前人錄金石者皆未之及

今芸臺中丞兩浙金石記始著之詩古淡近選體石門尚有徐嶠張愿詩刻皆開元天寶間人崖石鑿損唯姓名塵存詩句莫能辨識矣

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碑

予向得此碑攷晉書紀傳無司空王卓名斷爲碑誤頃讀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十一月光祿勳河東王卓爲司空章懷太子注卓字仲遼河東解人乃知顏所稱十八代祖者蓋卽其人然後漢之司空非晉之司空也唐人重氏族之學而敘述先世昧於朝代猶若此晉亦有王卓襲祖爵京陵公官止給事中未嘗任三公其祖父名亦與碑不同

楚金禪師碑

楚金禪師碑前題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按唐初以中書舍人掌制命無內外制之分明皇始置翰林學士掌內制而中書舍人但掌外制文苑英華以中書外制翰林內制分爲二門此唐宋兩制故事也論委任之清切則內制優於外

制而攷之史傳往往有由學士遷舍人者初亦不解其故後讀洪氏翰苑羣書所載唐人題名始豁然省悟蓋學士一官本無品秩常以它官供職自京縣尉以及常參官諸曹郎中員外郎並可充選卽遞遷至侍郎左右丞尙書其內直如故故有內相之稱而卽爲入相之階其掌外制者亦多用它官兼攝謂之知制誥其真除舍人者蓋寥寥矣舍人爲五品清要官故常爲翰林序遷之階由學士遷舍人仍掌內制非兼掌內外制亦非左遷外制也唐書通微傳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入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改禮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蓋通微以金部員外郎入院三遷至舍人而學士之職如故觀此碑結銜則知通微官爲舍人職仍學士非與本傳相牴牾也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

湖州府天寧寺石幢竹垞先生僅見其入予嘗屬沈學士咸熙盡拓其文見詒較竹垞所得又益其二今著其目一爲會昌元年十一月胡季良書後題幢主姚仲文等造一爲會昌三年十月僧令洪書大中元年十一月重建後列湖州